

大公報 | 2011-06-01

C02| 文化| 文化人| By 鍾麗明

參與建設郊野公園海岸公園 王福義 見證香港保育發展

香港城市發展節奏急促，經常大興土木，建築物建完又拆，拆完又建，幸而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港府已在如此人煙稠密的彈丸之地，把四成土地劃為郊野公園，為大自然建立了一道堅固的防線。原來香港的自然保育工作，受到國際保育專家的稱譽。前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王福義，三十年來，參與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的策劃，見證着自然保育的發展，郊野公園由保護自然，提供康樂活動，化作自然教室，帶動生態旅遊，並作學術研究用途。

撰文：鍾麗明

退休後現擔任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的王福義，坐在可遠眺大帽山的家中，把香港自然保育的歷史娓娓道來，言談間，王福義的臉上總掛着平易近人的笑容，平和的語調中，偶然說出一兩句幽默的話。他手中拿着一本細小卻十分重要的書，這本書寫於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成為了香港日後發展郊野公園的藍本。

六十年代開展環保

「在一九六〇年代，世界出現環保的趨勢，一九六二年舉行了首次世界國家公園大會，全世界興起建國家公園，香港也受到影響，於是請來世界保育聯盟專家戴爾博夫婦（Dr. L.M. Talbot and M.H. Talbot），分析全港的土地運用情況，提出香港郊區景物建議書，列出香港哪些地方需要設立郊野公園；其後香港的郊野公園的劃定範圍都是根據這本報告書建議而設立，很有先見之明。」

王福義後來赴南非開會，遇到戴爾博，戴爾博向他說全世界有兩個地方的保育做得出色，一個是不丹，自然風貌並沒受到旅遊設施破壞，第二個就是香港，他讚揚香港如此密集的城市，竟可以保持到百分之四十的自然土地，並且管理完善。

談到郊野公園的歷史，王福義細說從頭：「二次大戰後，大量樹木遭受破壞，因當時人們仍依靠燒柴生活，於是戰後的十年間，香港政府大規模植樹造林，每年種樹達到一千英畝（約四百零五公頃）。同時，政府要開發水塘，而水塘周圍都需要種樹來保養，現在大家所見水塘範圍的樹木，都是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種下來的。」

一九七一年港督麥理浩上任，他是蘇格蘭人，熱愛行山，認為香港的郊區應給

市民享用，加上人口激增，以及世界保育的趨勢，香港政府通過了一個五年速辦計劃，但只用了三年時間，由一九七七至七九年，就將香港四成土地列作二十一個郊野公園和十七個特別地區。這是一個里程碑，因其後香港進入八十年代經濟起飛期，使大部分重要的自然資源免遭城市發展的破壞。

王福義於一九七八年加入漁農署（漁護署前身），當時政府有獎學金，讓他到英國進修環境森林一年，回來後負責設計、策劃和管理郊野公園。

興建設施巧妙安排

王福義認為，要保護一個自然環境，是不要讓它被太多公路、建築物、電纜等設施破壞。在他工作期間，有多項大型設施要進入郊野公園範圍，包括多條四十萬伏特的電纜，為屯門的發電站輸送電力到其他地區，中間要橫跨獅子山，為免破壞獅子山的天平線，於是決定將電纜設置在獅子山北段及尾段。另一項大型工程是鋪設一條由大埔通往赤鱗角的大煤氣管道，應如何鋪設管道令人費索思量，後來決定將煤氣管道埋在大欖涌郊野公園地下，在上面植樹，大家都看不到，效果良好。

王福義總結經驗說：「要保護自然環境，不在乎建築物多或少，而在乎你看不到興建的設施，能令大家不察覺，就是成功。」例如所有山頂上，都會有很多發射站、雷達站、電視塔、瞭望台，要把這些發射站集合在一起，不能東一個、西一個，內地的山嶺就是太多發射站，令到山頂的天平線凌亂不堪。

在王福義工作期間，面對過無數次城市發展與自然保育的碰撞與衝突，有時會遇當地人群起而反之，要用很多耐性和時間去解釋、勸解和游說。他回憶道，例如在東平洲成立海岸公園時，遇到當地村民的反對，要雙方長時間溝通才獲得認同。又如龍虎山郊野公園在劃定之前山上有很多自搭的晨運棚架、亭或廟，很多老人家將不要的東西都放在山上，破壞山嶺的景觀，漁護署要清理這些雜物，並拆走他們的僭建物，過程中遇到的衝突可想而知。

發展保育權衡利弊

「我們跟環保團體很多時也有不同的意見，如對方對，就要幫理不幫親，如對方不對，就要解釋。這對與錯的界線，要衡量是長遠還是短期的好處，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的好處，是環境還是經濟的好處，是公眾益處還是個人的利益哪個重要。」好像最近沙螺洞要發展保育區，可能會令擁有業權的人有損失，要看有什麼方法可補償給他們，見到解決辦法是在山旁非生態敏感地方設靈灰閣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整個世界興起環保，一九九二年，世界地球高峰會議在巴西舉行，會上簽訂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，帶動全世界共同推動環

保。香港的保育工作也開始從陸地走向海洋，一九九五年起設立多個海岸公園，香港的保育發展也逐步由量到質。漁護署設立多個專題研究小組，研究各種生態和昆蟲及動植物等品種。

二〇〇〇年開始，香港興起了生態旅遊。最大的轉捩點是二〇〇三年「沙士」肆虐期間，大家一下子湧到郊野公園去。「那時從早到晚都是人，市區的餐廳沒生意，但郊野公園的小賣部則生意滔滔。」至二〇〇九年，在西貢東及西北區成立首個國家**地質公園**，市民對自然生態的興趣延伸至地質、地貌方面。

培養人才重視教育

王福義於二〇〇八年退休之後，先後在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。王福義認為香港長遠要有穩定的保育政策，培育保育人才和接班人也很重要。他語重心長地說：「香港人很重功利，要讓市民認識保育環境的價值。香港人經常要有着數和利益，如他們不覺得這東西對他們有貼身價值和利益，他們是不會意識到這東西的重要。但這是整體的利益，不是個人利益，如果香港人只注重目前和物質上的好處，眼光不會放在自然生物的價值，所以教育很重要。」

王福義認為，香港人要自己出去體驗一下，不是每年花數萬元去別人的地方看生態旅遊，卻不知道香港本身有很多好的地方，要大家自己去領受。他說：「當這些保育自然的價值都在每位市民的心中，香港的保育就可以很成功。香港現在開始有這趨勢，每當有人想破壞自然，市民會帶頭出聲，在網頁上、在 facebook 上組群反對，最近的大浪西灣事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。要大家都有感覺，擁抱共同的價值，才有這自發的行動，香港的保育才有前景。因此要先提升市民的素質，如果人人都看短暫的物質和個人利益，就很難進行保育。」